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0期（民國102年6月），121-15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洋新軍會操研究*

彭賀超**

摘　要

晚清陸軍軍事演習肇端於甲午戰後小站練兵期間。新建陸軍時期，袁世凱將軍事對抗演習引入軍事訓練實踐過程；武衛右軍時期，軍事對抗演習在理論層面逐步完善。清末北洋新軍會操延續了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模式，但其內涵更為豐富。北洋新軍每一鎮成軍之時或訓練三年之際，清政府均派員校閱，開展以考核為目的的校閱性會操。北洋六鎮陸續成軍後，出於保持和生成戰鬥力的考量，一鎮或兩鎮之間每年秋季適時開展訓練性會操。1905年秋季河間會操開啓新軍大會操先例，其後北洋新軍又相繼參與籌劃彰德會操及永平秋操，這均是集校閱性和訓練性為一體的大型軍事演習。相較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北洋新軍會操呈現軍事轉型期的多樣化特徵。北洋新軍會操促進了北洋六鎮的建設力度，進而言之，它推動了中國陸軍現代化進程。北洋新軍會操使北洋六鎮成為清末新軍中的佼佼者，但也因之成為清政府藉以推行中央集權政策的助動器。

關鍵詞：北洋新軍、會操、小站新軍、袁世凱、軍事對抗演習

---

* 本文撰寫期間，幸獲諸多師友指正啓發，在此恕不能一一恭錄大名，但這毫不影響我內心對你們的感激、崇敬之情。文稿審閱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卓見及初閱人襄助外文資料，受益匪淺，特此致謝。同時，也對集刊編輯辛苦編排、校勘文字訛誤表示謝意。當然，文中一切舛誤之處，概由我個人負責。
收稿日期：2012年9月1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12月17日。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

前　言

北洋新軍是清末編練新軍的示範性樣本，也是晚清軍事變革過程中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防武裝。相關研究成果對北洋六鎭編練沿革已有梳理，然尚無深入研究趨勢。[1]長期以來，我們均將「北洋新軍」（或「北洋六鎭」、「北洋軍」）作為一個整體性概念考察，易忽視每一鎭新軍的特殊性。而且，我們僅靜態研究北洋六鎭內部機制，實在無法彰顯其作為現代化軍隊之全貌，從軍事訓練角度切入考察，或能提供深入研究的新視域。

「軍隊的建立和維持只是手段，軍隊的使用才是目的」。[2]毋庸置疑，一支軍隊「使用」過程中其戰鬥力與該軍「維持」的程度成正比。晚清陸軍現代化進程中，如何最大程度的「維持」新軍戰鬥效能，必須正面回答如下兩個問題：如何訓練？訓練什麼？從甲午戰後小站練兵以來，小站新軍軍事訓練的新形式、新內容已對之做出回答，「自新建陸軍成，每屆秋高，合數省軍隊會操，實行戰陣」。[3]清末新式陸軍編練期間，「會操」始眞正演變為中國陸軍軍事訓練之高級階段。1905 年，北洋新軍籌辦河間會操之時，練兵處大員奕劻、袁世凱奏曰：「東西各國每於秋冬間舉行大操，詳求赴機應變之方，實行攻守戰陣之法。……徵之經傳，如周官四時治兵尤以冬閱為重，我朝大閱、大狩諸典，亦以木蘭秋獮為特嚴。皆期勵戎行，習戰法，協疾徐進退之節，練心膽耳

1 相較晚清湘、淮軍的幾部力作，茅海建先生在〈50 年來的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頁 123）一文中曾指出北洋新軍缺乏力作的尷尬：「關於軍事史上意義更大的完全採用西式裝備和西式編制的北洋陸軍，則沒有具如此功力的著作。」此論至今已有十餘年，學界亦出現了一部份研究成果，如樊學慶，〈1905 年新軍服制述論〉，《軍事歷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頁 100-106；劉慶，〈清末軍制改革研究(1901-1911)〉（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李寧，〈北洋新軍武器裝備建設歷史考察(1895-1911)〉（長沙：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碩士論文，2008）；李偉，〈北洋新軍軍事文化探析〉（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等。我們肯定現有研究成果的同時，也應看到問題所在，仍舊停留在靜態梳理北洋新軍內部機制層面，是其共性所在。

2 〔德〕克勞塞維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譯，《戰爭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卷 1，頁 56。

3 徐世昌，《東三省政略（五）》，收入李毓澍主編，《中國邊疆叢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輯 1，頁 2771。

目之用。」[4]奕劻、袁世凱等奏請河間會操之際，或徵引傳統典籍之「冬閱」，或追溯本朝典制之「大閱」、「木蘭秋獮」，冀望達到中國傳統兵學詞彙與西方現代軍事詞彙之間的契合。奕劻、袁世凱以「冬閱」、「大閱」、「木蘭秋獮」比附西方陸軍軍事演習，無疑是爲了使北洋新軍軍事演習名正言順而已。1905 年 11 月 1 日，閱兵大臣袁世凱向清政府奏報會操詳情時，解釋了河間會操與傳統「會操」之區別，「伏查此次會操，非第以齊步伐，演技擊，肄威容，壯觀瞻而已，蓋欲以飭戎備，嫻戰術，增長將士之識力，發揚軍人之精神，熟悉於進退攻守之方，神明於操縱變化之用」。[5]蓋北洋新軍河間會操後，「會操」始正式寓含軍事演習之現代意義。河間會操奠定了新軍軍事演習的制度基礎與實踐模式，會操開始成爲中國陸軍軍事訓練之高級階段。1906 年彰德會操時，貴冑學堂某學生詳細記載之，「大操者，大閱合操之舉，又名秋操，蓋秋成之後，田野宏曠，既利於操演兵隊，復不致有害田苗，所有恤民間之疾苦如此。今歲大操，以河南彰德爲戰地，……大概考兩軍之調度佈置及攻守一切情形，知南軍略有遜色云」。[6]時人對於新軍軍事演習之稱謂極不一致，「大操」、「秋操」亦皆可爲之。在清政府上諭及奏摺等官方文獻中，「會操」、「大操」、「秋操」三者互用，處處可見，關於新軍軍事演習並未產生一個統一的專有詞彙。故本文將新軍軍事演習統一稱爲「會操」，實爲行文之便。

軍事演習作爲軍事訓練新形式與新內容，引入中國陸軍內部之始，小站新軍與北洋新軍均先後承擔著載體之重任。鑒於此，筆者擬以歷史語境下的北洋六鎮爲研究對象，溯源小站新軍時期軍事對抗演習，動態考察北洋六鎮會操之全貌，進而探討北洋新軍會操特徵、編練績效及對清末政局之影響。

---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軍務》（北京：中華書局，1995），輯 53，頁 441。

5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爲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來新夏主編（以下略），《北洋軍閥（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565。

6 〈順承王記秋操事〉，收入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頁 145。

一、從小站新軍到北洋六鎮

甲午戰後小站練兵標誌著晚清軍制改革實質起步，奠定了清末新軍之基礎。小站練兵經歷了新建陸軍和武衛右軍兩個時期，袁世凱將軍事對抗演習引入新軍軍事訓練實踐過程，並在理論層面加以完善。清末軍制改革伊始，袁世凱因練兵實踐和識見成爲編練新式陸軍的開創者，北洋六鎮相繼成軍。北洋新軍會操延續了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的模式，但其內涵更爲豐富。

（一）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

1895 年 12 月 21 日，袁世凱改編原定武軍爲新建陸軍，「分步兵爲左右兩翼，左翼二營，右翼三營；砲隊則分右翼快砲隊、左翼重砲隊、接應馬砲隊共三隊；馬隊則分爲四隊」，[7]再加上工程隊一隊，共計 7,000 人。《新建陸軍兵略錄存》（以下簡稱《兵略錄存》）對新建陸軍實施軍事對抗演習明文規定：「每年春秋必須演習行軍於數百里外，或約會他軍作對壘遇敵之狀，使將卒習知戰法，歷練勞苦，遇有徵調，立即撥隊，不復有遷延遺誤之慮。」[8]1897 年 10 月至 1898 年 4 月，小站新軍實施了 8 次軍事對抗演習。[9]1897 年 10 月 15 日，新建陸軍分編東、西兩軍，西軍由督辦袁世凱指揮，東軍歸督操營務處調度，在新城一帶演習遭遇戰。10 月 21 日，新建陸軍分編南、北兩軍，南軍由袁世凱指揮，北軍由左翼長姜桂題指揮，在白塘口、灰堆口一帶演習攻守戰。11 月 12 日，新軍陸軍分編南、北兩軍，南軍由督操營務處調度，北軍由左翼長姜桂題指揮，在葛沽一帶演習攻守戰。11 月 27 日，新建陸軍分編東、西兩軍，西軍由左翼第二營統帶楊榮泰指揮，東軍由右翼第三營統帶徐邦傑指

---

7 沈祖憲、吳闓生編纂，《容庵弟子記》，收入沈雲龍主編（以下略），《袁世凱史料彙刊(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 75-76。

8 袁世凱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收入《袁世凱史料彙刊(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 83。

9 袁世凱輯，《新建陸軍兵略錄存》，收入《袁世凱史料彙刊(4)》，頁 533-569。關於新建陸軍 8 次軍事對抗演習的扼要簡述，下文不再一一徵引。

揮，在海擋外演習攻守戰。12 月 17 日，新建陸軍分編南、北兩軍，北軍由德國教習巴森斯指揮，南軍由袁世凱指揮，在同和莊一帶演習攻守戰。1898 年 3 月 25 日，新建陸軍分編東、西兩軍，袁世凱指揮以右翼第一、第二、第三營爲主力的西軍，左翼長姜桂題指揮以左翼第一、第二營及學兵營爲主力的東軍，在南天門演習遭遇戰。4 月 6 日，新建陸軍分編東、西兩軍，東軍由袁世凱指揮，西軍歸督辦營務處節制，在葛沽、雙橋一帶實施軍事對抗演習。4 月 29 日，新建陸軍分編東、西兩軍，左翼長姜桂題指揮由左翼第一、二兩營及騎兵兩隊、砲隊編成的西軍，袁世凱指揮由右翼第一、第二、三兩營及騎兵兩隊、砲隊編成的東軍，在葛沽西南之茶棚一帶演習攻守戰。新建陸軍時期是小站新軍建軍時期，袁世凱效仿德國陸軍訓練模式，將軍事對抗演習引入新軍軍事訓練實踐過程中。

戊戌政變後，榮祿奉旨整合京津地區軍事力量，建立武衛五軍。袁世凱率新建陸軍仍駐小站，爲武衛右軍。[10]小站新軍進入第二個發展時期——武衛右軍時期，這也是小站新軍軍事訓練理論化時期。1899 年 5 月 24 日，清政府諭令袁世凱：「著將該軍平日訓練情形詳晰陳奏，並將各種操法繪圖帖說，進呈備覽。」[11]袁世凱奉諭後，即刻將新建陸軍訓練詳情彙輯成《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一書，於 8 月 23 日進呈御覽。《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以下簡稱《圖說》）實質是小站新軍兩個階段軍事訓練匯總之理論成果，是集軍事訓練實踐和理論爲一體的新軍操典，較之前《兵略錄存》更爲專業化和系統化。《圖說》進一步明確突出了「以戰法爲操法」的訓練宗旨，「按戰陣之規，作平時操練之式，即以操練之法，備異日戰陣之需」。[12]這一宗旨從《圖說》分冊所載新建陸軍野外演習條令可以窺見：第二冊規定了野外行軍動員、偵察、隊形、後備力量、夜間行軍、遭遇敵情等訓練條令；第三冊規定了攻守戰術訓練條令，諸如地勢攻守、城垣攻守、山嶺攻守、林落攻守、村鎮攻守、河渠攻守、要隘攻守等；

---

10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冊 2，頁 9512。

11 《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六）》（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442，頁 826-827。

12 段祺瑞等纂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一）》，收入《袁世凱史料彙刊(5)》（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頁 4。

第四冊則是關於行軍駐地的具體條令，對於新建陸軍開展遭遇戰、攻守戰的軍事對抗演習做了理論總結，並測繪演習地圖。[13]武衛右軍時期，《圖說》所載具體野外演習條令是新建陸軍軍事對抗演習實踐基礎上的理論總結，標誌著軍事對抗演習在理論層面逐步完善的趨勢。

（二）北洋六鎮編練及「會操」內涵

庚子變局後，清政府痛定思痛，頒布軍制改革諭令。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創設直隸軍政司，編練北洋常備軍。1902 年 2 月，委任武衛右軍營務處候選道王英楷、王士珍等人，分赴正定、大名等地招募士兵 6,000 人訓練，後編爲北洋常備軍左鎮。[14]1903 年，添練馬隊一標四營，[15]奠定北洋常備軍右鎮之基礎。1904 年 4 月 15 日，北洋常備軍左鎮改爲第一鎮，將右鎮之馬隊一標四營「添足步隊十二營、砲隊三營、工程、輜重各一營，改爲第二鎮」，「再添募一鎮爲第三鎮」。[16]北洋常備軍三鎮相繼編練成軍，初步奠定北洋陸軍六鎮規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軍事演習日臻完善爲西方陸軍軍事訓練之組成元素。「各國於此不惜莫大之經費，蓋以行軍、野戰之道不能實行，終不免紙上空談之弊，若能加以實習，則官長各兵士互有歷練，雖不能如實戰之槍林彈雨駭目驚心，然事事務求逼眞，臨時自確有把握。德人有言：使實戰而能取肖於演習，則戰無不勝。是可知演習之利矣。」[17]一定程度上，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體現了甲午後中國陸軍順應世界陸軍現代化潮流的發展趨勢。因此，清末北洋常備軍軍事訓練仍遵奉《圖說》爲軍事訓練藍本。[18]北洋常備軍大體承襲

---

13 關於新建陸軍野外演習條令，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四冊。詳見段祺瑞等纂校，《訓練操法詳晰圖說（一）》，收入《袁世凱史料叢刊(5)》。

14 〈擬定〔訂〕募練新〔軍〕章程請敕部立案摺〉，收入廖一中、羅眞容整理（以下略），《袁世凱奏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上冊，頁 435-439。

15 〈籌備二十九年常備軍餉片〉，收入《袁世凱奏議》，中冊，頁 817。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 53。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洋新軍初期武備情形史料〉，《歷史檔案》，1989 年第 2 期，頁 40 。

18 「臣前於光緒二十五年七月間遵旨編輯訓練操法（《訓練操法詳晰圖說》──筆者注）一書進呈御覽，恭奉朱批後即刊發所部講求肄習。現當仍依前法，姑無須再行釐訂」。詳見〈北洋創

了小站新軍軍事訓練精神，「北洋常備軍恒有打靶、行軍、野操諸演習，各隊按日輪流行之，周而復始，極爲可法」。[19]此一時期，中國陸軍軍事改革的效仿對象由德國轉向日本，[20]北洋常備軍的軍事教育訓練也展現出這一趨勢。「北洋各學堂，昔用德國人教授，自袁慰帥任事後，漸改用日本武官，如青木中佐、立花少佐、嘉悅少佐、多賀大尉先後受聘，分任教授，亦甚得法」；「在隊各將校，每日有講堂功課二三小時，由隊長以日本指揮鑒戰術，學步兵操典野外要務令等譯本」；「其靠攏教練、散兵教練暨野外演習，均仿日式，無大異同」。[21]日本教習、操法對於北洋常備軍軍事訓練之影響，又進一步延及到北洋陸軍之訓練理論與實踐。[22]

1904 年 9 月 12 日，練兵處制定〈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23]爲全國編練新式陸軍提供了統一章程和條令。此後，袁世凱率先在北洋常備軍內掀起了改建新式陸軍的浪潮。1905 年 2 月 25 日，袁世凱奏請北洋常備軍各鎮按新章改編陸軍，按序分配番號。[24]慶親王奕劻等奏請清政府派員校閱北洋常備軍三鎮營制、操法是否具備改編陸軍資格。[25]兵部尚書長庚會同練兵處各員奉命前往校閱，認爲三鎮編制、操法均符定章，鑒於京旗常備軍已具成鎮規模，故編爲陸軍第一鎮，「北洋各鎮，即自第二鎮起，依次遞推。所有見駐遷安之陸軍應編爲第二鎮，駐保定之陸軍應編爲第三鎮，駐馬廠之陸軍應編爲第四鎮」。[26]北洋陸軍第五鎮抽調武衛右軍先鋒隊主力及北洋陸軍第四鎮步、馬、砲等四營合

練常備軍釐訂營制餉章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中冊，頁 509。

1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洋新軍初期武備情形史料〉，《歷史檔案》，1989 年第 2 期，頁 40。

20 〔美〕拉爾夫・爾・鮑威爾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895-1912 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 144。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洋新軍初期武備情形史料〉，《歷史檔案》，1989 年第 2 期，頁 37-39。

22 清末軍制改革期間，日本教習在數量與規模上超過德國，在中國軍界取得壓倒性優勢，對於清末新式陸軍編練影響深遠，詳見〔美〕拉爾夫・爾・鮑威爾著，《1895-1912 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頁 144。北洋新軍會操也深受日本教習之影響，如在河間、彰德會操時，「其計畫及設想，均爲保定各學堂之日系教官所預擬」，詳見丁士源，《梅楞章京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310。

23 〈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東方雜誌》，卷 2 期 2（1905 年 2 月），軍事，頁 53-90。

24 〈北洋常備軍擬一律改爲陸軍各鎮片〉，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090。

25 〈慶親王奕劻等爲北洋三鎮改編新制派員前往考驗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37-538。

26 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冊 3，頁 9667。

編而成，[27]駐紮山東。1905 年夏，武衛右軍、自強軍主力並抽調北洋常備軍第三鎮之步隊合編爲北洋陸軍第六鎮，駐紮南苑。[28]至此，北洋六鎮全部編練成軍。[29]

〈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之訓練制略對新軍官兵軍事訓練做了指導性規定，對士兵，「分門教授，由淺及深，均以實用易學爲主，不可徒飾外觀，枉勞兵力」；對軍官，「按期聚集討論方略，演習戰法，迨至將能用兵，兵知用械，功已過半矣」。[30]根據這一精神，各地新軍每年秋季適時會操，即將新軍各部置於實戰環境下開展軍事演習，其目的是生成和保持新軍戰鬥力，筆者將之定義爲「訓練性會操」。其校閱制略規定新軍三種不同層次的校閱形式：一是由練兵處、兵部每三年欽派校閱大臣到各省認眞校閱新軍編制、武器及訓練；二是各省將軍、督撫對本省新軍認眞校閱後，將情況彙報練兵處和兵部備案；三是新軍內部認眞校閱各部後將情況上報本省，然後轉諮練兵處和兵部備核。[31]各地新軍編練成軍之時，或訓練滿三年之際，均需對之校閱，其目的是檢驗、考核新軍編練績效，會操是其固定科目，故筆者將此類會操定義爲「校閱性會操」。1905 年河間秋操是新軍編練以來籌辦的第一次大型軍事演習，「今者，秋操之典爲振古所罕聞，且爲後此新軍一大紀元」。[32]此後，清政府又陸續籌辦彰德會操、太湖秋操及永平秋操。這四次會操，均經清廷欽派閱兵大員，由中央練兵處（後爲陸軍部、軍諮府）制定統一會操方略，新軍多個鎮、協參加，且跨區域實施。[33]此類會操是集訓練性和校閱性爲一體的大型諸兵種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24-125。
28 〈第六鎮統制官段祺瑞爲報歷年徵募編練等項清冊〉，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85。
29 學者已對北洋六鎮成軍過程、調防及每一鎮編制、武器等方面做過詳細的研究，茲不贅述。也正是北洋六鎮軍事編制、武器裝備等內部機制的現代化，爲日後北洋新軍會操提供了新載體。
30 〈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東方雜誌》，卷 2 期 2，軍事，頁 62-63。
31 〈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東方雜誌》，卷 2 期 2，軍事，頁 63-64。
32 〈陸軍大操之後言〉，《東方雜誌》，卷 2 期 12（1905 年 12 月），社說，頁 251。
33 清末中央軍事領導機構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1903 年，爲規範全國各地新軍營制、操法及軍械，特設練兵處。1905 年河間會操與 1906 年彰德會操時，練兵處通盤籌劃會操相關事宜，下文敘述兩次大會操時可見練兵處之地位。1906 年官制改革時，又將練兵處和太僕寺併入兵部，改設陸軍部，統管全國軍政軍令。1908 年太湖秋操，「運籌決算，陸軍部實握其總權」，詳見〈閱兵大臣廕、端會奏校閱江鄂兩軍會操情形摺〉，《南洋兵事雜誌》，期 29 (1909)，奏議，頁 16。軍諮府前身是 1907 年設立的依附於陸軍部的軍諮處，兩年後脫離陸軍部獨立，1911 年 5 月始

軍事演習，筆者將之定義爲「大會操」。

二、北洋新軍會操面面觀

北洋新軍是全國範圍內最早編練的新式陸軍，也是軍事訓練實踐過程中最早舉行會操的軍隊。北洋新軍正式編練成鎮之時，或是適逢三年校閱之期，或是秋季例行軍事訓練，會操均是其既定科目。1905 年北洋新軍籌辦的河間會操，開啓清末新軍會操的先例，此後幾次大會操籌備和實施過程中均能看到北洋新軍的影子。依據前文「會操」概念釐定，筆者擬將北洋新軍軍事演習分爲「校閱性會操」、「訓練性會操」、「大會操」三類，按時間順序詳細考察北洋新軍軍事演習概況。[34]

（一）北洋新軍校閱性會操

1905 年春，長庚、徐世昌依次校閱北洋陸軍常備軍第一、第二、第三鎮。4 月 2 日，北洋常備軍第一鎮遷安會操。[35]北洋常備軍第一鎮分編南、北兩軍，北軍由步隊第一協統領張懷芝任司令官，均穿灰色軍服；南軍由步隊第二協統領劉超佩任司令官，均穿藍色軍裝。黎明時刻，南、北軍會戰於遷安。南軍因決戰不利，由遷灤大道向灤州方向退卻；北軍尾追南軍向灤州方向追擊。雙方騎兵於丁莊附近遭遇，發生激烈衝突。南軍退至赤峰山構築防禦工事，梯次配置兵力防守。北軍於對面部署砲兵陣地，步隊、馬隊協同進攻。雙方形成對峙狀態，演習結束後，閱兵大臣對南、北軍兵力部署及戰術點評。遷安會操後，北洋陸軍第二鎮正式成軍。4 月 7 日，北洋常備軍第二鎮東西魏村會操。[36]北洋常備軍第二鎮分編東、西兩軍，東軍由步隊第三協統領馬龍標任司令官，均

改稱軍諮府。軍諮府仿照日本參謀本部而設，是輔佐皇帝處理陸海軍事務的軍令機關。永平秋操籌備期間，一切命令、方略皆由軍諮府謀劃。

34 關於北洋新軍會操的資料或詳或簡，程度參差不齊，梳理時固然無法面面俱詳，甚至會出現籠統化之嫌疑，但由此我們得以窺見北洋六鎮軍事演習的多種面相，這一點是需要提前說明的。

35 〈長庚、徐世昌考驗北洋三鎮陸軍日記〉，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848-851。

36 〈長庚、徐世昌考驗北洋三鎮陸軍日記〉，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854-859。

穿紫灰色軍裝；西軍由步隊第四協統領陳光遠任司令官，均穿藍色軍裝。東軍在大沽登岸後，由姚莊向馬廠方向西進；西軍在任邱縣附近集結，由黑龍港河向馬廠方向東進。上午 8 時 30 分，東、西兩軍在東魏村、西魏村一帶遭遇，東、西兩軍司令官據偵察情報部署作戰任務。10 時 45 分停操，東、西兩軍司令官分別講評。東西魏村會操後，北洋陸軍第四鎮正式成軍。4 月 14 日，北洋常備軍第三鎮康莊會操。[37]北洋常備軍第三鎮分編東、西兩軍，東軍由步隊第六協統領張永成任司令官，均穿灰色軍裝；西軍由步隊第五協統領雷震春任司令官，均穿藍色軍裝。兩軍在西焦莊、遷安一帶接戰後，東軍派混成第六協沿府河北岸西進，欲佔領保府後威脅西軍後路；西軍派混成第五協到康莊附近堅守保定週邊，並掩護西軍左翼。兩軍在康莊一帶遭遇，東西兩軍根據作戰任務及地勢布置陣地，展開戰鬥隊形。下午 2 時 20 分，東軍司令官按照兵力配置進攻，西軍司令官亦按兵力配置防禦。停操後，東、西兩軍司令官講評此次會操不足之處。康莊會操後，北洋陸軍第三鎮正式成軍。

1906 年 3 月 9 日，袁世凱以陸軍第二鎮訓練已滿三年，遵章奏請派員校閱。[38]清政府諭令袁世凱照章校閱，4 月 5 日至 14 日全鎮分編南北兩軍會操。[39]南軍由永辛莊一帶向北防禦，北軍由呂莊一帶向南進攻。兩軍戰線長達約二十里。南軍構築防禦工事，憑險固守；北軍攻勢不利。北軍派馬隊誘敵，南軍堅守不出，北軍遂展開散兵隊形環攻。南軍砲兵攻擊後，北軍亦發砲隊掩護步兵攻擊。後北軍將南軍四面包圍，南軍展開防禦。南北兩軍愈離愈近，幾至短兵相接，後袁世凱發令停操。

1907 年 12 月，廕昌奉旨校閱北洋陸軍第一、第五、第六鎮三鎮新軍，因連日大雪，未能校閱第一、第六鎮，僅第五鎮會操。[40]第五鎮分編東西兩軍，

---

37 〈長庚、徐世昌考驗北洋三鎮陸軍日記〉，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889-894。

38 〈北洋陸軍第二鎮請簡員校閱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256。

39 〈校閱陸軍第二鎮事竣復陳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282-1283。

40 〈考驗大臣廕昌爲考驗近畿陸軍各鎮情形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64-667。此摺在該書中的標示時間是「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據該書收錄奏摺時間順序及與之相關的〈陸軍部右侍郎廕昌考驗近畿陸軍事竣奏摺〉時間，筆者推測認爲「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

組成兩混成協支隊對抗演習。東軍所部戰鬥任務佔領王福莊一帶防守，西軍則負責進攻奪取東軍據點。東、西兩軍在鄭莊附近遭遇，西軍支隊長根據馬探偵察報告，進攻東軍左翼。東軍支隊長命令所部開進玉皇山一帶憑險固守，因有利地勢反守爲攻。西軍因地形不利轉而防禦。兩軍相持良久，校閱大臣廕昌下令停操。次年 4 月，廕昌重赴北洋陸軍第一、第六鎮駐地，重新校閱第一、第六鎮會操。北洋陸軍第一鎮，「分作南北兩軍，在京北板橋、清河鎮一帶」；北洋陸軍第六鎮「亦分作南北兩軍，在京南黃村、豐台一帶」，「分別舉行會戰演習，各以混成協、標假設攻守戰況，於攻擊防禦之道，增加隊伍之方，均能悉心研求，布置預籌，實亦無異戰地」。[41]

1908 年 5 月，署直隸總督楊士驤以第四鎮訓練三年期滿爲由，奏請派員校閱，清廷欽派校閱大臣廕昌會同楊士驤校閱。[42]此次校閱，「該鎮演練野操，自營而標而協，遞次編列，兩軍分日更番對抗」，「各將士於種種作戰任務，或則主攻，或則主守，均能處置咸宜，悉合戰法」。[43]

1909 年 4 月 16 日，北洋陸軍第五、第六鎮訓練三年期滿，遵章請旨派員校閱，清廷諭令陸軍部署右侍郎姚錫光前往校閱。[44]5 月 19 日，姚錫光率隨員抵達陸軍第六鎮駐地校閱。5 月 26 日上午 7 時，陸軍第六鎮分編東、西兩軍開始協對抗演習。[45]東軍由李純任東軍支隊長，西軍由周符麟任西軍支隊長。東軍自趙莊西端出發，所部戰鬥任務是襲擊昨晚宿營在范家村、劉莊、孟莊一帶之敵。西軍自范家村東端出發，所部戰鬥任務是經義莊、六合莊、五里甸向馬駒橋運動，佔領馬駒橋。兩軍在五里甸一帶遭遇，雙方支隊長依據偵察騎兵情報部署兵力。10 時 10 分，西軍砲擊東軍陣地，東軍步隊衝鋒，兩軍開始交戰。東軍以一部兵力牽制西軍主力，以圖包圍西軍左翼。西軍調右翼兵力補充

二十六日」較爲準確。

41 〈陸軍部右侍郎廕昌考驗近畿陸軍事竣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69-670。

42 〈署直隸總督楊士驤爲簡員校閱第四鎮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68-669。

43 〈校閱大臣廕昌等爲校閱陸軍第四鎮事竣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75。

44 《清實錄．（附）宣統政紀》（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0，頁 198。

45 〈陸軍部署右侍郎姚錫光校閱陸軍第六鎮日記〉，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943-950。

左翼，被東軍砲火猛射，傷亡較重。11 時 30 分左右，東軍猛撲西軍左翼，幾至突破西軍防線。11 時 45 分，總監部鳴號停操。同年 6 月，姚錫光前往山東校閱北洋陸軍第五鎮。[46]另據馮玉祥回憶，曾作爲軍事觀操員參觀北洋陸軍第五鎮校閱性會操。[47]

1910 年，清政府欽派陸軍部右侍郎那晉校閱陸軍第三鎮，錫良扎飭兵備處、督練處等機構籌備所需物資及加緊訓練各部。[48]12 月 3 日，那晉抵達奉天，隨行各員包括陸軍諮議官張紹曾、劉恩源，各司科員及第一、二、四鎮軍官各員等。[49]遺憾的是，這次會操詳情因資料有限而無法窺其全貌。但天津博物館藏的那晉校閱第三鎮的照片已出版，這些影像資料爲我們呈現了此次會操的直觀景象，包括南北軍集結出發、步騎砲行軍、騎兵偵察、步隊對抗、閱兵大臣及閱兵儀式等。[50]1911 年 7 月 10 日，那晉上摺詳奏此次校閱第三鎮會操情況，「果能一切如法，著有成效，准其按著異常勞績請獎」。[51]

（二）北洋新軍訓練性會操

1904 年 11 月份，北洋陸軍第三、第四兩鎮會操。「按北洋督練處所定之秋操計畫，飭本鎮（第四鎮——筆者注）與第三鎮在任邱縣一帶會操，此爲成鎮以來第一次之機動演習」。[52]

1907 秋，北洋陸軍第四鎮「在大城、青縣、靜海一帶，自行秋操演習，

46 「陸軍部姚錫光校閱新軍各鎮，到濟南校閱完畢後，特別稱讚五鎮訓練合乎要求」。詳見濟南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著，《濟南簡史》（濟南：齊魯書社，1986），頁 407。可惜筆者並沒有再搜集到此次校閱性會操的詳細資料。

47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東第五鎮也舉行校閱。我們第一混成協派去兩個人參觀，一個是我，一個是第七十九標的標統蕭廣川先生。」詳見馮玉祥，《我的生活——馮玉祥自傳 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頁 73。

48 〈欽派校閱陸軍大員不日蒞奉〉，《盛京時報》，1910 年 11 月 22 日，第 5 版；〈陸軍校閱之確期〉，《盛京時報》，1910 年 11 月 29 日，第 5 版。

49 〈侍郎定期校閱〉，《盛京時報》，1910 年 12 月 2 日，第 5 版；〈校閱陸軍大臣行轅紀事〉，《盛京時報》，1910 年 12 月 6 日，第 5 版。

50 詳見陳克、嶽宏主編，《新軍舊影：清末新軍照片文獻資料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頁 188、190-193、197-199、204-207、210-211、216-217、220-222、226-227、238-244。

5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09-110。

5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16。

由北洋大臣委派參謀處總辦陸正參議錦，……來鎮監視一切。」[53]同年 10 月份，北洋陸軍第五鎮舉行會操。10 月 23 日，「將濟南西關外所駐馬、步、砲等十一營分作兩起赴離省四十里之長清縣境會操，其素駐濰縣之第十七標三營則與駐紮丈嶺之第五標馬隊一營合而爲一，另赴壽光縣境（距濰縣一百二十里）會操。」[54]第五鎮會操從 10 月 29 日至 31 日，操期共 3 天。[55]這次會操，德國軍官前往觀摩，統制張永成命步、馬、砲、工、輜演習諸兵種軍事技戰術後，「復將隊伍分作東西兩軍，在就近辛莊之小山左右分頭埋伏。號砲發後，兩軍即爭取此山。各官長均在山頂觀看，後此山爲西軍奪得」。[56]同年 11 月份，北洋陸軍第一鎮借更換駐地之際舉行會操。第一鎮因原駐地保定營房不敷駐紮，陸軍部准其移駐仰山窪新營房。「全鎮遷移，官兵、輜重爲數頗巨，若悉由火車輸送，難免費重時延」，「時逢秋季，正軍隊演習野操之候，設爲移防而緩辦操務，亦恐操典闕如」，考慮到以上兩點原因，副統制鳳山「擬於第一鎮移防之便，舉行一、六兩鎮自相演習」。[57]南軍抽調陸軍第一鎮編成混成第一協，共計官兵 7,639 員，司令官周符麟，參謀官陳兆祿；北軍主要抽調陸軍第六鎮編成混成第十一協。[58]南軍於 10 月 26 日、27 日由保定開拔，沿途自行演習；北軍於 10 月 29 日由南苑出發，自盧溝橋渡河向西運動，沿途自行演習。南北軍在涿州附近宿營，以此爲兩軍會操之地，11 月 1 日至 3 日爲會操日期。[59]北洋陸軍第一鎮會操後，經過休整後於 11 月 7 日全體移駐京北仰山窪新營。

1908 年 11 月份，陸軍部以南方新軍舉行太湖秋操無北洋新軍參與爲由，商定北洋陸軍第二、第四兩鎮任邱會操。「奉北洋大臣劄飭，本鎮（第四鎮——筆者注）與第二鎮在任邱一帶會操，以第二鎮統制馬龍標、參謀處總辦陸錦爲

5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18。
54 〈五鎮定期秋操〉，《盛京時報》，1907 年 10 月 27 日，第 3 版。
55 〈陸軍第五鎮定期秋操〉，《盛京時報》，1907 年 10 月 31 日，第 3 版。
56 〈德參贊閱操餘聞〉，《盛京時報》，1907 年 12 月 4 日，第 3 版。
57 近畿陸軍督練處編印，《秋操紀略》，頁 1。
58 近畿陸軍督練處編印，《秋操紀略》，頁 9。
59 近畿陸軍督練處編印，《秋操紀略》，頁 1。

統監。」[60]北洋兩鎮新軍分編東、西兩軍，以第四鎮爲東軍，吳鳳嶺任東軍司令官；第二鎮爲西軍，馬龍標任西軍司令官。以 11 月 9 日至 13 日爲會操日。11 月 4 日，東軍自馬廠運動，西軍自保定撥隊。11 月 9 日兩軍馬隊衝鋒；11 月 10 日兩軍步隊遭遇戰；11 月 11 日西軍退守，東軍全線進攻；11 月 12 日西軍增補兵力，轉守爲攻；11 月 13 日舉行閱兵式。任邱會操一切均效仿河間、彰德兩次會操規制。[61]

1909 年 10 月份，北洋陸軍第三鎮在長春附近伊、通州之北舉行秋季會操。10 月 24 日各部集結赴操，至 10 月 28 日會操結束，「十一日隊操，十二日營操，十三日標操，十四日協操，十五日鎮操」。[62]是年 10 月，北洋陸軍第四鎮也「在青縣、興集一帶自行秋操演習，北洋大臣派委參謀處幫辦童煥文帶同隨員來鎮，參觀一切。」[63]

1910 年 10 月中旬，北洋陸軍第四鎮計劃在滄州、南皮一帶會操，陸軍部以滄州一帶未便實施會操爲由，令「該鎮即就駐紮地附近演習」。[64]第四鎮統制吳鳳嶺制定此次秋操計畫，「定於九月十六日出發，在滄州、興濟一帶演習，二十六日操竣，駐站各營至十月初一日始能回防。」[65]後經軍諮處會同陸軍部商定，「現已改定廠防（駐防馬廠新軍各部——筆者注），自二十日起二十四止；站防（駐防小站新軍各部——筆者注），自二十一日起二十五日止，均在各駐紮附近演習。」[66]10 月下旬，陸軍第三鎮駐紮長春府各部及駐紮吉林之第九標在南嶺一帶會操，東三省總督錫良諮請軍諮處及陸軍部遴派大員前往校閱。[67]第三鎮統制曹錕嚴令所部於行軍野操以及野戰勤加訓練，籌劃好校閱會

6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18。
61 〈直督定期赴任邱閱二四兩鎮會操〉，《盛京時報》，1908 年 10 月 30 日，第 3 版。
62 〈秋操定期〉，《盛京時報》，1909 年 10 月 21 日，第 5 版；〈秋操告竣〉，《盛京時報》，1909 年 11 月 3 日，第 5 版。
6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18。
6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119。
65 國家圖書館編，《清季抄電匯訂》（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3），頁 76。
66 國家圖書館編，《清季抄電匯訂》，頁 79。
67 〈督飭赴長閱操消息〉，《盛京時報》，1910 年 7 月 4 日，第 5 版；〈諮請部處派員校閱大操〉，《盛京時報》，1910 年 10 月 21 日，第 5 版。

操的前期工作。[68]陸軍部尚書廕昌電諭曹錕，此次會操定於九月中旬，欽命陸軍部各員校閱會操。[69]10 月 28 日上午 8 時，錫良偕同軍官 25 人前往長春南嶺觀摩第三鎮會操。[70]

1911 年 10 月 13 日至 20 日，陸軍第三鎮舉行秋操，會操地域選定在「紅頂子、黑頂子以及小河沿、小河台等處」。[71]

（三）北洋新軍大會操[72]

1905 年至 1911 年間，清政府相繼籌備河間會操、彰德會操、太湖秋操及永平秋操四次大型軍事演習。北洋新軍全部或部份參與了河間會操、彰德會操及永平秋操三次大型軍事演習，體現了參與大會操的主力軍地位。

1. 河間會操之籌備與實施

1905 年 9 月 17 日，練兵處奕劻、袁世凱、鐵良、徐世昌等奏請簡員校閱北洋六鎮會操，擬抽調北洋陸軍第二、第四、第五鎮編爲南軍，抽調北洋陸軍第一、第三、第六鎮編爲北軍，「自二十五至二十七等日，在河間一帶會合大操」。[73]清政府准奏，欽派袁世凱、鐵良赴河間一帶觀操。此後，河間會操進入籌備期。

河間會操抽調北洋陸軍第三、第四鎮全鎮及抽調第一、第二、第五、第六鎮各一部，共計 45,002 名，分編南、北兩軍。[74]南軍由第二、四、五鎮組成，

---

68 〈陸軍秋操紀事〉，《盛京時報》，1910 年 9 月 28 日，第 5 版。

69 〈陸軍大操期〉，《盛京時報》，1910 年 10 月 11 日，第 5 版。

70 國家圖書館編，《清季抄電匯訂》，頁 27。又見〈帥節赴長春閱操志聞〉，《盛京時報》，1910 年 9 月 28 日，第 5 版。

71 〈陸軍秋操之佈置〉，《盛京時報》，1911 年 10 月 11 日，第 4 版。

72 北洋新軍籌辦和參與的大會操，僅有 1905 年河間會操和 1906 年彰德會操眞正實施，1911 年永平秋操因武昌起義而終止。張華騰，〈河間、彰德會操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頁 75-94）一文對新軍兩次大會操已有專文研究，功力頗深。但筆者不揣淺陋，略其所詳，詳其所略，試圖從籌備和實施階段對河間會操、彰德會操及永平秋操再做論述。

7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軍務》，輯 53，頁 441。

74 關於河間會操兵力學者向有不同的統計資料。筆者通過查閱史料甄別，認爲張華騰，〈北洋軍河間會操兵力考訂〉（《歷史檔案》，1998 年第 4 期，頁 132-133）對於河間會操兵力考證最爲可信。

共計官兵 22,513 名，總統官王英楷。北軍由第一、三、六鎮組成，共計官兵 22,489 名，總統官段祺瑞。南、北軍編制及主要官佐情形見下表。[75]

表一：河間會操之南北軍編制及主要官佐簡表

會操部隊	編　制	官　職	姓　名
北軍		總統官	段祺瑞
	第三鎮	統制官	段芝貴
	步隊第五協；步隊第六協； 馬隊第三標；砲隊第三標； 工程第三營；輜重第三營		
	第一混成協（原陸軍第一鎮抽調）	統領官	曹　錕
	步隊兩標；馬隊一營； 砲隊一營		
	第十一混成協（原陸軍第六鎮抽調）	統領官	陸建章
	步隊兩標；馬隊一營； 砲隊一營；工程隊一營； 輜重隊一營		
南軍		總統官	王英楷
	第四鎮	統制官	吳鳳嶺
	步隊第七協；步隊第八協； 馬隊第四標；砲隊第四標； 工程第四營；輜重第四營		
	第四混成協（原陸軍第二鎮抽調）	統領官	張懷芝
	步隊兩標；馬隊一營； 砲隊一營；工程一營； 輜重一營		
	第九混成協（原陸軍第五鎮抽調）	統領官	馬龍標
	步隊兩標；馬隊一營； 砲隊一營；輜重一營		

75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75-576。

練兵處頒發了〈新定閱兵處辦事條規〉，共計 8 章 35 條，詳細規定了閱兵處及下轄機構組成及職責許可權。[76]練兵處「預於河間建設閱兵處，以為挈領提綱之所」。[77]閱兵處隸屬閱兵大臣，是河間會操的總導演機關，設總參議統轄閱兵處各機關。下設審判處、總理處、遞運處、傳宣處、執法處、接待處、信號處七處。此外，練兵處又頒布了一系列的規章條令：〈行軍紀律〉、〈宿賞禁令〉、〈野操賠補物產辦法〉、〈野操私鬥治罪條例〉、〈地方人民學生等隨觀應守規則〉、〈報館隨觀員應守規則〉等，對參加會操新軍各部和觀操人員制定了會操期間應行遵守之紀律。[78]

練兵處擬定河間會操總方略：南軍由江北登陸，全軍北襲，道經徐、淮，抵達濟東；現擬派北軍一支隊漸向直隸前進，會合駐紮直隸各鎮向南防禦，另有一支隊現已抵達保定附近一帶。[79]南、北兩軍司令部根據上述作戰方略，分別制定戰場計畫。[80]

隨著會操日期臨近，南、北軍各部開始大規模的從駐地調動。[81]南軍各部於 10 月 21 日齊集交河一帶，北軍於 10 月 21 日齊集高陽一帶。10 月 22 日，南軍前鋒馬隊抵達獻縣，北軍馬隊亦抵達邊渡口，兩軍陣線對峙。

10 月 23 日至 26 日是河間會操的實施階段。[82]

10 月 23 日，南、北軍演習開始。兩軍各自派出騎兵偵察敵情，在太平莊附近遭遇，南軍率先衝鋒，北軍防禦，相持不下。後因南軍兵力有限攻擊所挫，

---

76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72-575。又見〈直隸閱兵處秋操辦事條規〉，《東方雜誌》，卷 2 期 12（1906 年 1 月），軍事，頁 387。〈練兵處新定閱兵處辦事條規〉，《申報》，1905 年 9 月 10 日，第 4 版；〈續練兵處新定閱兵處辦事條規〉，《申報》，1905 年 9 月 16 日，第 9 版。

77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65。

78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77-581。

79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82。

80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82-583。又見〈電傳南北兩軍秋操情報〉，《大公報》（天津），1905 年 10 月 27 日，第 3 版。

81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66。

82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為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98-601。關於河間會操實施階段，下文不再一一標注出處。

遂撤退至商家林附近駐紮休整；北軍則在龍化店附近駐紮。

10 月 24 日，南、北兩軍遭遇戰。南軍步隊北進，駐龍化店之北軍騎兵後撤。南軍步、騎協同追擊，至東塹里警戒。11 時，南軍餘部進抵八里鋪西南、郭家樓以北一帶，佔據河堤。北軍先頭部隊搶先佔據小劉莊、大小曲地、大於莊、范莊、田家莊等處。南軍沿河堤展開陣線，在郭家樓部署砲兵陣地，北軍砲隊亦在大、小曲地之間佈陣對峙。11 時 30 分，兩軍砲隊開戰，步隊展開攻擊。下午 13 時，兩軍陣線逼近，幾至短兵相接，閱兵大臣發令停止。北軍退至興村、油店、竇莊一帶駐紮，南軍主力遂進至果子窪、梅店、連子房一帶駐紮。

10 月 25 日，南、北軍攻守戰。10 時 30 分，兩軍主力全部投入戰鬥，全線展開攻擊。10 時 50 分，閱兵大臣發號停止演習。

10 月 26 日，南北兩軍齊集閱兵場，舉行閱兵式。[83]閱兵大臣袁世凱、鐵良等檢閱會操新軍各部後，河間會操結束。河間會操是北洋六鎮籌辦的第一次大會操，也是清末新軍編練以來的第一次大型軍事演習，開啓了清末新軍大會操之先例。

2. 彰德會操之籌備與實施

1906 年 9 月 12 日，練兵處奕劻等奏請抽調北方省份新軍和南方省份新軍混合編組舉行會操，「擬以已編駐紮南苑一鎮、山東一鎮各量加抽撥，編作一混成鎮，合之京旗一鎮抽撥混成一協爲北軍；以已編湖北一鎮、河南一混成協爲南軍。在適中之河南彰德府一帶舉行，訂期於九月辦理。」[84]清政府准奏後，派袁世凱、鐵良前往彰德校閱。此後，彰德會操進入籌備期。

彰德會操，抽調北洋陸軍第一、第四、第五、第六鎮各部及湖北第八鎮全鎮、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協，分編南、北兩軍，共計官兵 33,958 名。[85]彰德會操

83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爲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03-608。
8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81。
8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83；又見〈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89、1396-1397。

之南、北兩軍編制及重要官佐情形如下表所示。[86]

表二：彰德會操之南北軍編制及主要官佐圖表

<table>
<tr><th>會操部隊</th><th colspan="2">編　制</th><th>官　職</th><th>姓　名</th></tr>
<tr><td rowspan="10">北
軍</td><td colspan="2" rowspan="2"></td><td>總統官</td><td>段祺瑞</td></tr>
<tr><td>總參謀官</td><td>陸　錦</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第五混成鎮</td><td>統制官</td><td>張懷芝</td></tr>
<tr><td>正參謀官</td><td>張紹曾</td></tr>
<tr><td></td><td>第五鎮之步隊一協；
第六鎮之步隊一協；
馬隊第五標；砲隊第四標；
工程第五營</td><td></td><td></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第一混成協</td><td>統領官</td><td>曹　錕</td></tr>
<tr><td>參謀官</td><td>羅鴻魁</td></tr>
<tr><td></td><td>第一鎮步隊一協；馬隊第一標（二營）；
砲隊第一標（二營）；工程第一營</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10">南
軍</td><td colspan="2" rowspan="2"></td><td>總統官</td><td>張　彪</td></tr>
<tr><td>總參謀官</td><td>劉邦驥</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第八鎮</td><td>統制官</td><td>黎元洪</td></tr>
<tr><td>正參謀官</td><td>藍天蔚</td></tr>
<tr><td></td><td>第十五協；第十六協；
馬隊第八標；砲隊第八標；
工程第八營</td><td></td><td></td></tr>
<tr><td colspan="2" rowspan="2">第二十九混成協</td><td>統領官</td><td>王汝賢</td></tr>
<tr><td>參謀官</td><td>聶慶恭</td></tr>
<tr><td></td><td>第五十七標；第五十八標；
馬隊二營；砲隊二營；
工程二隊</td><td></td><td></td></tr>
</table>

86 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82-83。

彰德會操是清政府籌辦的第二次大型軍事演習，練兵處擬完善、增訂河間會操各項條令。[87]隨後，練兵處頒布新制定的〈彰德秋操教令〉，在河間會操條令基礎上對之進一步修改使之完善。[88]彰德秋操教令，共 11 節 48 條，明確規定了會操日期、閱兵處構成及許可權、通信、紀律、損壞財產賠償、後勤供應、軍服旗幟及運輸事宜。較河間會操條令僅對於閱兵處及行軍紀律、賠償等項的規定，彰德秋操教令新增了通信、後勤、軍服旗幟及運輸等條令。此外，彰德會操也邀請了各省及外國軍事觀操員，較河間會操期人數更多，練兵處因此重新制定了觀操員條令，頒發了〈南北軍秋操隨觀員規則〉。[89]

10 月 19 日，在彰德府城開設閱兵處，作爲彰德會操的總導演機關。[90]彰德會操之閱兵處規制多效仿河間會操之閱兵處，但其機構設置稍有變通。閱兵處隸屬於閱兵大臣，並設總參議協助統籌。閱兵處下設評判官、綜理司、遞運司、傳達司、內外賓接待司等機構，各司其責。

練兵處頒發彰德會操總方略如下：南軍主力沿長江岸，兵分兩路，由江蘇、安徽齊頭北進，其一支隊利用京漢鐵路，侵入河南。而北軍駐紮山東北界，兵力尚未集結完畢。南、北兩軍司令部根據上述作戰方略，制定各自戰略計畫。[91]

10 月中旬，南、北軍新軍各部從駐地開拔，向計畫集結地點運動。[92]10 月 20 日，南軍各部齊集淇縣北關一帶；北軍全軍集結在彰德府北界之劉家辛莊及豐樂鎮一帶。10 月 21 日夜，南軍主力駐紮淇縣，其獨立馬隊在大賚店附

87 〈諭飭增訂閱兵章程〉，《申報》，1906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88 歷次新軍大會操均會頒布秋操教令，爲論述之便，茲稱之爲《彰德會操教令》。詳見甘厚慈錄，《北洋公牘類纂（二）》，收入《袁世凱史料彙刊(7)》，頁 922-927。又見：〈練兵處頒發本年秋操教令〉，《申報》，1906 年 6 月 16 日，第 9 版；〈續練兵處頒發秋操教令〉，《申報》，1906 年 6 月 17 日，第 9 版；〈再續練兵處頒發秋操教令〉，《申報》，1906 年 6 月 18 日，第 9 版；〈三續練兵處頒發秋操教令〉，《申報》，1906 年 6 月 19 日，第 9 版。
89 〈南北軍秋操隨觀員規則〉，《申報》，1906 年 9 月 6 日，第 4 版；〈南北軍秋操隨觀員規則（續）〉，《申報》，1906 年 9 月 7 日，第 4 版。
90 〈總紀南北軍在彰德會操情形〉，《申報》，1906 年 10 月 27 日，第 3 版。
91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98。又見〈秋操紀事〉，《大公報》（天津），1906 年 10 月 27 日，第 5 版。
92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90。

近宿營；北軍主力駐紮豐樂鎮及劉家辛莊，其獨立馬隊在彰德南關宿營。據偵察情報，南北總統官各自制定戰場任務。[93]

10 月 22 日至 25 日是彰德會操的實施階段。[94]

10 月 22 日，兩軍馬隊開拔。上午 10 時 30 分，南軍馬隊抵達湯陰東南之後小灘，北軍馬隊亦抵達該縣之士得村。兩軍馬隊在南城望一帶展開陣線，互相衝鋒。至 12 時，閱兵大臣下令停戰。是日晚，南軍駐紮劉莊附近休整，北軍駐紮士得村附近休整，互成犄角之勢。此時，南軍主力已到達宜溝驛、東屯一帶；北軍主力則已抵達彰德府十里鋪及張官屯一帶。

10 月 23 日晨，南軍偵知北軍已抵彰德附近，遂向北運動，各部速渡湯河後佔領楊莊、黃土岡、大黃村等處。北軍偵知南軍北進，各部均向魏家營方向運動，在十里鋪、龔官屯、傅莊、東灤村、西灤村、洪唐口、小張蓋一帶部署陣地。上午 11 時，兩軍步隊、砲隊互擊。停戰後，閱兵大臣巡視南、北軍。北軍在二十里鋪、小關莊一帶宿營，南軍即在西灤村、十里鋪等處宿營。

10 月 24 日，南北軍攻守戰。北軍各部在新莊山地、十里鋪、小營耳、馬家莊、鐘官屯及王官屯、馬官屯一帶部署陣地。北軍企圖以攻為守，主動撤退二十里鋪等處部隊，誘南軍深入。南軍各部黎明時先後集結於崇召、梨園東側、三十里鋪等地，決意向二十里鋪陣地攻擊。南軍砲兵率先攻擊，北軍砲兵還擊。南軍步隊乘勢攻擊，北軍步隊陣線防禦。11 時 50 分，兩軍主力決戰，後閱兵大臣下令停操。

10 月 25 日 9 時 30 分，南北兩軍齊集彰德府城外舉行閱兵式。閱兵大臣袁世凱等身著戎服，依次檢閱參加會操新軍各部，新軍大會操及閱兵式的精彩表現頗令外國觀摩員震驚。彰德會操是北洋新軍參與的第二次大會操。北洋新

---

93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98-1400。

94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405-1408。又見〈本館特派員隨觀九月初五日兩軍馬隊遇戰報告〉，《申報》，1906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本館特派員隨觀九月初六日南北軍步砲等營遇戰報告〉，《申報》，1906 年 11 月 8 日，第 3 版；〈秋操紀事〉，《大公報》（天津），1906 年 10 月 27 日，第 5 版；〈秋操紀事〉，《大公報》（天津），1906 年 10 月 28 日，第 5 版。

軍抽調第一、第五、第四、第六鎭各部編成北軍，與以湖北第八鎭爲主力的南軍對抗，這也是北洋新軍與南方新軍的第一次「不流血」的較量。

3. 永平秋操之籌備與終止

1911 年 4 月 18 日，軍諮府大臣載濤奏請調集北洋陸軍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及禁衛軍，分編東西兩軍，在灤州、開平一帶，「於本年秋間舉行會操」。[95] 5 月 18 日，清政府諭令軍諮府，調集禁衛軍及近畿各鎭陸軍在永平府舉行會操，「著派馮國璋充東軍總統官，舒清阿充西軍總統官」。[96]永平秋操籌備就緒後，終因武昌起義爆發而終止。

三、北洋新軍會操的多維透析

（一）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與北洋新軍會操的比較審視

甲午戰後，袁世凱效仿德國陸軍編練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也源於德國陸軍分軍對抗訓練的形式。這一時期，從其類型看，軍事對抗演習形式較爲單一，或爲攻守戰、或爲遭遇戰，戰鬥任務較爲簡單；從其規模看，參演部隊僅是小站新軍，規模較小，屬於戰術演習；從其影響看，袁世凱希冀效仿德國陸軍軍事演習模式，實現小站新軍軍事訓練的革新，他這一思想與實踐僅限於小站新軍內部，故還不足以促動晚清陸軍軍事訓練的整體變革。

北洋六鎭是清末新軍編練期間袁世凱軍事改革之成果，實質體現出小站新軍體系的擴張和內部機制現代化程度的提升。軍事演習隨著載體的變化呈現不同的面相。因此，相較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北洋新軍會操體現軍事轉型期的特徵。第一，會操內涵更爲豐富，類型多樣化。北洋新軍每一鎭或鎭與鎭之間，既開展以訓練爲目的之訓練性會操，也開展以考核新軍編練成效爲目的之校閱性會操，同時也籌辦和參加集訓練和校閱爲一體的大會操。訓練性會操和

[9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清末新軍編練沿革》，頁 84。
[96] 《清實錄‧（附）宣統政紀》，卷 53，頁 946。

校閱性會操多是將一鎮或兩鎮分編「敵」、「我」兩軍進行對抗演習，與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類似，屬於戰術演習範疇。從河間會操、彰德會操及永平秋操的軍隊編制可以看出，北洋六鎮或全部、或數鎮參與其間，中央軍事領導機構頒布大會操方略，參演部隊依據總方略制定戰場任務，規模極爲龐大，屬於戰役演習範疇。

第二，會操常態化和制度化。小站新軍時期軍事對抗演習並未形成一項軍事訓練制度，其實施時間和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和隨意性。[97]清末新軍編練時期，會操逐漸演變爲其軍事訓練之共性，「言練新軍者莫不殫精竭慮以圖之，使兵士習於行軍、野戰之法，平日演練極熟，斯臨陣不致驚慌。」[98]從北洋六鎮會操實施情況來看，每一鎮成軍之際或訓練滿三年後均由清政府派員開展校閱性會操，每年秋季一鎮或兩鎮之間籌辦訓練性會操，已成爲其常態化的軍事訓練科目。1905 年河間會操開啓新軍大會操先例，其頒布一切章程、設立機構組織等各項均奠定後來新軍軍事演習的基礎；1906 年彰德會操時，在其基礎上完善之。1908 年太湖秋操一切規制悉仿河間、彰德會操。據 1910 年 1 月份的《申報》、《盛京時報》刊載，陸軍部正式制定了新軍大會操專章，「將關於會操一切規制訂爲專章，以資遵守。特擬定十四條，凡觀操人員選派限制與設置審判處、佈置區域、訓令方略及各級軍官指揮官命令報告、兩軍進退、宿營、各員舍記號、冠服與及校閱評判見聞心得等事詳加釐正，以歸劃一。」[99]

第三，會操籌備和實施過程的複雜化。北洋新軍訓練性會操和校閱性會操雖在駐地附近舉行，但多爲陌生地形，且其戰術演習科目繁多。北洋新軍籌辦

97 小站新軍時期，是中國陸軍軍制變革起步時期。軍事對抗演習引入新軍軍事訓練實踐過程，事屬草創。從實施過程中，新建陸軍僅有 8 次軍事對抗演習的紀錄，此後改編武衛右軍及移駐直隸後，並未有開展軍事對抗演習的記載；從相關條令規制方面看，僅是從理論層面對軍事演習進行完善，並未形成一項成熟的軍事訓練制度。

9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洋新軍初期武備情形史料〉，《歷史檔案》，1989 年第 2 期，頁 40。

99 〈新軍會操專章之咨行〉，《盛京時報》，1910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又見〈陸軍部諮行會操專章〉，《申報》，1910 年 1 月 15 日，第 1 張第 4 版。遺憾的是，筆者未能查找到關於新軍大會操專章的檔案資料，僅從當時的報刊中查找到相關報導。但從日後永平秋操籌備過程觀之，筆者推斷，這些規章條令應不出河間、彰德會操之範式，所改動者不過是條文的增刪而已。

和參與的大會操屬於大型軍事演習，涉及到軍隊編制、軍需籌備、會操方略、會操區域勘測、會操機構設置、戰場機動及後勤補給等多方面。因此，北洋新軍會操籌備和實施階段頗爲複雜。

（二）會操與北洋新軍的現代化進程

會操作爲軍事訓練的新舉措和新思路，是和平時期生成和保持北洋新軍戰鬥力的絕佳途徑。袁世凱對之表述頗爲簡練、直白：「多一段戰役，必多一次改良，多一次會操，必多一次進步。」[100]會操對北洋新軍之「改良」和「進步」體現在戰鬥力的生成和保持、武器性能的檢驗、新兵種的增設及諸兵種戰術的完善等方面。

第一，戰鬥力的生成和保持。在會操過程中提升官兵整體軍事素質，雙方指揮官依據敵情和戰場形勢發布作戰命令，各級軍官做出相應的指揮，鍛鍊了新軍軍官戰場指揮能力；新軍諸兵種均參與其中，步兵、砲兵、騎兵爲主戰兵種，工程、輜重則爲非戰鬥兵種負責戰場維護及後勤保障等。北洋新軍各部在近似實戰環境下，經受多種戰情的考驗，極大可能地提升了北洋六鎮的戰鬥效能。1905 年河間會操後，一位俄國觀操員對大會操過程中北洋新軍的表現印象深刻，進而對北洋新軍戰鬥潛力憂心忡忡：「若北洋新軍由一位優秀的軍事統帥領導，那它將會成爲一支值得重視的敵軍。」[101]

第二，武器性能的檢驗。軍事演習作爲高度綜合性的軍事訓練，對於新軍武器裝備的檢驗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會操保證了北洋新軍武器處於經常使用和維護的狀態，有利於維持北洋新軍官兵軍事技術的訓練。會操期間，主戰武器和輔助武器是軍需籌備的重要任務，這就保證了北洋新軍武器裝備的使用率。1905 年河間會操時，軍械局須製備過山砲、陸路砲、砲彈、步槍、馬槍、

---

100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88-1389 。

101 Russia. Shtab voisk Dal'nego Vostoka, *Pervye bolshie manevry Kitaiskoi armii: Voktiabrie 1905 g.* (Harbin: Parovaia Tipografiia Gazety 'Novyi Krai', 1906), p. 14. 轉引自 Asada Masafumi, "The China-Russia-Japan Military Balance in Manchuria, 1906-1918," *Modern Asian Studies* 44:6 (November 2010), p. 1294.

子彈、馬刀、短刀等裝備。[102]1906 年彰德會操時，參演的北洋陸軍用陸路砲 54 尊、過山砲 36 尊、步槍 9,288 杆、馬槍 1,116 杆、接濟車 415 輛、彈藥車 54 輛、乘用馬騾 1,500 匹。[103]另一方面，借會操檢驗新式武器性能，會操爲檢驗新式軍械的性能提供了最佳場所。如 1911 年永平秋操籌備期間，陸軍部會同軍諮府商議借此次秋操檢驗新式軍械，「如試演飛艇以視察情況，復用機關砲以驗激射，並新設軍用電話及電信鈴等以靈通信，皆中國從前未多有之創舉」。[104]

第三，新兵種的增設。據〈練兵處陸軍營制餉章〉規定，新軍兵種主要是步兵、騎兵、砲兵、工程兵、輜重兵、軍樂隊。[105]北洋新軍會操期間，隨著新式軍械的引進，陸續增設一些臨時兵種。1905 年河間會操、1906 年彰德會操期間，爲保持閱兵處與新軍各部聯絡，臨時增設通信隊。日俄戰爭後，鐵路在軍事演習中逐漸成爲主要的運輸工具。受此影響，新軍大會操時開始使用修築臨時鐵路調撥參加會操各部新軍。1907 年北洋陸軍第二、第四鎮籌辦會操時，擬定電信隊、信號隊、氣球隊章程。[106]尤其是 1906 年彰德會操，參演的北洋新軍使用京漢鐵路大規模運輸兵力。1909 年後，效仿日本添設通訊兵，當時謂之「交通旅團」，分鐵道、電訊、氣球三隊。[107]會操爲北洋新軍增設新兵種提供了合理性的戰場實踐認知，改善了新軍兵種結構和編制。

第四，諸兵種戰術的完善。會操是北洋新軍軍事訓練的高級階段，在近似實戰環境下，諸兵種開展戰術動作，並由審判官或本部軍官評點不足之處。「戰時相距數十百里之間，山川之阻塞，溝壘之建築，槍械之精利，陣勢之變幻，截擊、抄殺、環攻、追奔靡不竭其智慮，騁其勇力以爭效其能，勝必究其所以

102 〈紀北洋各軍秋季大操之預備〉，《大陸》，卷 3 期 10(1905)，紀事，頁 4。
103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389-1390 。
104 〈永平大操之試演新器〉，《盛京時報》，1911 年 9 月 13 日，第 2 版。
105 〈練兵處奏定陸軍營制餉章〉，《東方雜誌》，卷 2 期 2，軍事，頁 55。
106 〈北洋陸軍秋操電信氣球各隊編製〉，《南洋兵事雜誌》，期 13(1907)，見聞，頁 8。
107 姜克夫編著，《民國軍事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卷 1，頁 11 。

勝之故，敗必察其所以敗之由，討論標示，更申訓練。」[108]北洋新軍大會操時，每日會操後均有審判官點評對抗雙方戰術動作之優劣，並呈報閱兵大臣。1905年河間會操後，閱兵大臣在「評判場訓詞」中作總點評：「本大臣奉命閱操，綜觀三日以來所演戰況，將弁之調度均尚活潑，目兵之動作亦尚勤奮，較諸往昔已征〔臻〕進境，本大臣頗深欣慰。」[109]1906 年彰德會操時，西方輿論報刊認爲「此次秋操，兩軍交戰佈陣，較之去歲爲勝。且各軍兵士亦有進步」。[110]北洋各鎮通過會操，將各部置於想定作業下考核，能夠檢驗日常軍事訓練之不足，通過研究和探討後，從理論和實踐層面進一步完善戰術。

會操是北洋六鎮建設成就的綜合展示，反過來，北洋六鎮會操又進一步提升和推進其建設力度。「北洋新軍……各鎮軍容頗有可觀，且復迭次舉行大演習，軍隊教育日見改革，規模因以大備」。[111]北洋六鎮編練成效遠超其他省份新軍之上，成爲各省新軍效仿榜樣也就不足爲怪了。北洋新軍會操期間，屢次邀請各省派遣觀操員前往觀摩，以資借鑒。河間會操之時，「各省各處來觀操者計共二百數十人」，他們對會操過程「周歷備覽」；[112]彰德會操時，各省派遣觀操員數量大增，京城、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江蘇、陝西、山西、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浙江、湖南、四川、廣東、廣西、熱河、伊犁等共派遣 445 名觀操員。[113]這些觀摩團各自返省後，勢必將親見親歷之會操詳情彙報上級，以供本省編練新軍參考借鑒。河間、彰德會操，爲清末新軍會操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踐模式與制度框架，各省新軍紛紛效仿舉行秋季會操。[114]其

108 徐世昌，《東三省政略（五）》，收入《中國邊疆叢書》，輯 1，頁 2771。
109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爲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02-603。
110 〈西報評贊秋操之進步〉，《申報》，1906 年 10 月 24 日，第 2 版。
111 〈軍隊教育之目的〉，收入訓練總監部編訂，《軍事講話》（出版地不詳：公孚印書局，1929），頁 4。
112 〈練兵大臣袁世凱等爲陳校閱陸軍會操情形事奏摺〉，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569。
113 〈復陳校閱陸軍會操詳細情形摺〉，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411-1414。
114 1905 年河間會操與 1906 年彰德會操，籌備和實施過程中型塑成大會操制度，前文已有敘述。其間，各省也先效後仿北洋新軍會操開展秋季會操。據筆者目前掌握的史料，計有直隸、奉天、吉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雲南 14 省新軍，先後開展秋季會操，但各省新軍會操詳情不屬本文探討之範圍，暫不贅言。

後，陸軍部又制定了會操專章，從制度層面確定了軍事演習之重要地位。軍事演習終於融入中國陸軍軍事訓練制度範圍內，以制度化的形式扎根。北洋新軍會操促進中國陸軍現代化進程之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三）大會操與清末中央集權政策的推行

自太平天國始，地方督撫往往依賴軍事實力獲取政治層面的話語權。甲午戰後，袁世凱是編練新軍的肇始者，也是新軍成果的受益者。清末新軍編練期間，袁世凱因練兵識見和經驗，積極、主動編練北洋六鎮。北洋新軍一向是各地編練新軍的樣板，[115]大會操過程中再次凸顯其綜合軍事素質。河間、彰德會操後，北洋新軍尤爲輿論關注，「北洋秋操（河間會操——筆者注）頗形雄壯，各國觀操員無不稱頌，而俄德兩國所派之閱操各官則謂中國陸軍可與日本相頡頏」；[116]「西人則謂觀此次大操（彰德會操——筆者注），知中國南北軍大得訓練之效果」。[117]清政府對兩次會操期間北洋新軍展現出的戰鬥力固然欣慰，但由之引起了清政府對北洋六鎮統帥袁世凱的猜忌。1906 年官制改革伊始，清政府便推行中央集權政策。袁世凱也因兵權甚重而招致滿人猜忌，「袁世凱……在滿人心目中，爲首欲排去之人」。[118]隨後，廕昌參奏袁世凱在河間會操閱兵儀式上異常跋扈的行爲：「袁世凱閱兵時以龍旗前導，道路不許人行，與警蹕相同，人人皆以爲異。鐵良甚畏袁世凱，不敢發一言。」[119]彰德會操過程中，北洋新軍在會操中所展示的戰鬥力更令滿清貴胄坐臥不寧，「袁世凱對北洋軍的自如駕馭和北洋軍在全國新軍中的特殊地位，使滿洲貴族再也不能坐視了」。[120]清末袁世凱與鐵良兵權之爭也因彰德會操愈演愈烈，「因有『彰德秋操』之舉，袁派與鐵派之暗鬥，便顯著於此時」。[121]正如來新夏先生所論：

---

115 〔清〕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冊 5，頁 4964。

116 〈俄德讚揚秋操〉，《申報》，1905 年 11 月 4 日，第 3 版。

117 〈論中國亟宜整頓海軍〉，《東方雜誌》，卷 3 期 12（1906 年 12 月），軍事，頁 180。

118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冊 4，頁 875。

119 〈考驗大臣廕昌參奏袁世凱附片〉，收入《北洋軍閥（一）》，頁 667-668。

120 張華騰，〈河間、彰德會操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頁 94。

121 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9。

「北洋六鎮的建成和兩次會操，說明在中國眞正指揮軍隊的不是朝廷，而是袁世凱。其個人勢力的迅速膨脹，自然成爲滿洲貴族的眾矢之的。」[122]彰德會操後，袁世凱隱然察覺清政府之猜忌，相當識趣地請辭各項兼差及北洋六鎮新軍領導權，清政府順勢應允袁世凱之請，僅留北洋第二、第四兩鎮歸其統轄訓練。[123]1907 年 9 月，袁世凱與張之洞同時內調爲軍機大臣，剝去二人新軍領導權。

清末新軍會操過程中，北洋六鎮籌備會操之積極、實施會操之嚴肅，足以凸顯袁世凱對軍事演習之重視，這一點爲其他省份新軍領導者所不具備。北洋六鎮籌辦清末新軍第一次大會操，其後又積極參與 1906 年彰德會操。正是如此，北洋新軍才能在清末新軍編練期間脫穎而出，但北洋新軍優異的表現令清政府喜憂參半，往往易引起猜忌。大會操中北洋新軍強勁的戰鬥效能促動了清政府收軍權於中央的神經，從而加速了中央集權決策在軍事層面的推行進度。北洋新軍大會操儼然加快了清政府推行中央集權政策的步伐。

結　語

軍事演習是近代西方軍事變革過程中軍事編制、武器裝備及軍事訓練日益完善的必然結果。中國陸軍軍事現代化起步階段，軍事編制及武器裝備變革相對較易，軍事訓練理念及精神革新則步履維艱。軍事演習作爲軍事訓練的新舉措和新思路，引入中國陸軍軍事訓練實踐過程經歷了一個緩慢的普及階段。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實爲清末北洋新軍會操之雛形，北洋新軍會操進一步延續了小站新軍軍事對抗演習的模式。晚清陸軍軍制變革深受德、日兩國之影響，清末陸軍變革效仿對象則由德國逐步轉向日本，日本教習對北洋新軍會操發揮了不可忽視之影響。北洋新軍多樣化的會操形態強化了其軍事訓練力度，也提

122 來新夏，《北洋軍閥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上冊，頁 183。
123 詳見〈懇准開去各項兼差摺〉、〈陸軍各鎮請分別歸部留直統轄督練片〉，收入《袁世凱奏議》，下冊，頁 1417-1419。

升了自身的現代化程度，使之成爲清末新軍中的佼佼者。北洋新軍爲袁世凱北洋集團崛起提供了軍事實力，也因之遭遇了清政府中央集權政策打擊的挫折。政治波動自然影響北洋新軍建設成效，其後，北洋新軍籌劃軍事演習也一波三折。但北洋新軍會操爲清末新軍軍事演習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踐模式和理論經驗，並奠定新軍會操制度基礎，其後各地新軍紛紛效仿之，成爲推動中國陸軍軍事轉型不可或缺之一環。

A Study of the Military Maneuvers of the Beiyang New Army in the Late Qing

Peng He-chao*

Abstract

The Qing Army began to carry out military exercises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Yuan Shikai carried out military maneuv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the New Army in Xiaozhan. The Beiyang New Army military maneuvers inherited Yuan's approach and further enriched its form. When each Division was established or trained for three years, then the Qing government would carry out military maneuvers for review. Each Division or two Divisions would carry out military maneuvers for training in the fall to increase their fighting capacity. The Beiyang New Army carried out its first large-scale military maneuvers in Hejian in the fall of 1905, followed by large-scale military maneuvers in Zhangde in the fall of 1906 and Yongping in the fall of 1911. Compared to the Xiaozha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raining, the Beiyang New Army training included a variety of new features, which improved its capabilities and also promoted the New Army's modernization toward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eiyang New Army became the best of the best because of its military maneuvers. However, the military maneuvers also accelera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Qing court's centralization policies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Beiyang New Army, military maneuvers, Yuan Shikai, Xiaozhan Army, military confrontation training

*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